



爱情与革命

听新加坡华乐团“梁祝”

郭永秀 / 文 新加坡华乐团提供照片

《梁祝》永远是票房的保证。新加坡华乐团在4月19日及20日的两场音乐会都卖了满堂红。这次很难得请到两位在西乐和华乐圈大有来头的人物：小提琴家吕思清和二胡演奏家宋飞与华乐团合作。我听的是第一场。

音乐会的上、下半场皆以两首合奏曲开场。上半场是徐坚强的《越剧：红楼梦组曲》，这是以现代手法来描写传统戏剧的乐曲。由于越剧在演出时有歌词有表演，听众容易理解接受。改成乐曲后每个段落间若缺乏有机链接，就会让人感觉到段落与段落间的连续性不强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叶树坚的《九角子》。作曲家以九种潮州传统乐器来代表福建高甲戏中的九个角色。手法及和声的运用都非常现代，配器也相当复杂。但民间音乐的旋律仍然在各种乐器之间交流穿插，时而潮州时而福建，串连成一些颇为新颖有趣的音响。

吕思清的演奏富有激情和戏剧化

吕思清的演奏，完全是大师风范。要技巧有技巧，要激情有激情，要戏剧化也很戏剧化，和乐队的互动也很不错。整体让我感觉到的是，他以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去演绎古代爱情故事。开始的爱情主题一出现，柔美而富于诗意的旋律立刻弥漫了整个音乐厅。中间部分“草桥结拜”“同窗”“嬉戏”等都有很精彩的演绎；开展部分的“抗婚”过程激情而戏剧化，冲突的激烈在琴声中表露无遗。只是在演绎古代人那种内在的、羞怯



↑ 吕思清的演奏，完全是大师风范。和乐队的互动也很不错。

而悲苦、凄婉而细腻的感情，似乎还不够深入。再现部演奏得很美，但其实也还可处理得更凄美一点。因为这首曲子听得太多太熟悉了，所以不免有自己的看法。这纯然不是对错问题，而是观点不同，要求不一样。能像吕思清奏得这么娴熟而有感觉的演奏家并不多。

宋飞挑战二胡演奏的极限

对本地听众来说，宋飞演奏的关迺忠《辛亥百年祭》，完全是一首大家不熟悉的作品，会比较“吃亏”点。但她所得到的掌声却不少。从头到尾她都站着演奏。这首曲难度相当大，但宋飞轻松自在，跟着乐曲的进行不停地变换演奏技巧和方式。虽然技巧上还不能说完美无瑕，看她的左手不停跳上跳下，就已令人眼花缭乱。特别是中间部分的快板，高把位的转换，极短音符的大跳，都是在挑战二胡演奏的极限。

关迺忠近年来的作品写得如行云流水，简简单单的几个动机，他就可以把它发展成大块头的音乐作品。这首曲是写辛亥革命的，所以我们也不必期望听到像《梁祝》一样柔美的旋律。相反，热烈的情绪，革命热火般的旋律充满整部作品。这首曲动用了一把西洋小号（Trumpet），而且占了很重要的部分。我在想，用小号固然可以容易地勾画出革命的气氛，但其它华族乐器真的都不合用吗？

错误的鼓掌和手机铃声的干扰

这场音乐会上半场以爱情为骨干，下半场却以革命来作结束。看似毫无关联的主题，其实却是封建制度过渡到共和的一个过程，其中牵涉到华人数千年走过的历史。爱情与革命，可以风马牛不相及，也可以是彼此互相关联的命运。

需要特别一提的是：某些华乐听众可能对音乐演奏形式不甚清楚，乐队演奏每个乐章后都拍掌，造成听觉干扰；更遗憾的是音乐进行中手机有铃声响起，而他（她）竟让铃声继续响也不立刻消音，连听音乐会最起码的礼貌都不顾，让我们听得非常惬意享受的音乐会留下了遗憾。

C M Y K